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函

地 址：  
傳 真：  
承 辦 人：  
聯絡方式：

受文者：憲法法庭

中華民國 壹零壹 年 壹月 廿 壹日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彰院毓刑申110毒聲744、110聲1217、111毒聲18字第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1110001669

主旨：檢陳釋憲聲請書一件，敬請鑒核。

說明：

- 一、本院受理110年度毒聲字第744號 甲 聲請強制戒治案、110年度聲字第1217號謝佩儒聲明異議案、111年度毒聲字第18號 乙 聲請觀察勒戒案，對於適用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11條第1項，有違憲之疑義，業已裁定停止審理，而有釋憲之必要。
- 二、隨函檢送釋憲聲請書及停止審理裁定正本等附件資料。
- 三、上開聲請書附件二、三之文件，目前刑事審判實務並未公開予受觀察勒戒人、受強制戒治人，請併予注意。

正本：憲法法庭

副本：

院長陳毓秀

法官陳德池決行

憲 法 法 庭 收 文
111. 1. 24
憲 A 字 第 284 號

## 釋憲聲請書

壹、聲請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法官陳德池

貳、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第 2 項後段（下稱系爭規定一），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裁定強制戒治之規定，並未有完整的「是否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鑑定程序（各別化評估報告、處遇計畫），且未讓受處分人有到庭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應屬違憲而失效。

二、系爭規定一、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二）關於最短戒治期間為「6 個月以上」，且無任何例外之規定，應屬違憲而失效。

三、強制戒治處分之執行，違反憲法明顯區隔原則，應屬違憲而失效。

參、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一、本案涉及之憲法條文與憲法上權利

立法者針對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行為人，除科處刑罰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另有緩起訴處分、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等司法處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

第 24 條)。

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程序，僅限於「初犯施用毒品罪」或「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3 年後再犯施用毒品罪」之行為人，且施以強制戒治之對象，為執行觀察、勒戒處分後，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行為人。

受觀察、勒戒人應收容於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受戒治人應收容於戒治處所（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2 條第 1 項前段），可見上開司法處遇雖非刑罰，但均涉及人身自由之剝奪，帶有濃厚自由刑的色彩，且與社會隔離，強制戒治之執行，與受刑人差異不大（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31 條規定，戒治處分之執行，除該條例有規定外，準用監獄行刑法第 4 章至第 11 章、第 13 章、第 14 章之規定），該制度本身及執行，自應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與明顯區隔原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99 號解釋、釋字第 812 號解釋）。

## 二、原因案件之基礎事實與涉及之相關法律條文

### （一）本院 110 年度毒聲字第 744 號聲請強制戒治案

聲請人審理本院 110 年度毒聲字第 744 號受觀察勒戒人  
甲 聲請強制戒治案件、111 年度毒聲字第 18 號受觀察勒戒人 乙 聲請強制戒治案件【以下合稱：聲請強制戒治案】，受觀察勒戒人 甲 、 乙 前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經本院依法裁定送觀察、勒戒（110 年度毒聲字第 382 號、110 年度毒聲字第 339 號），經檢察官依法執行後，認為

受觀察勒戒人 甲 、 乙 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乃檢附「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依據系爭規定一，向本院聲請聲請裁定令受觀察勒戒人 甲 、 乙 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

在【聲請強制戒治案】中，本院應該依據系爭規定一進行審判，該條之實體要件為：「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法律效果為：「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程序要件則為：「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

就實體要件而言，「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受觀察勒戒人是否具有此一傾向，必須綜合卷內事證加以認定，目前刑事審判實務主要依據「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作為判定之依據，其中「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的判定，完全是根據「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下稱：評估標準紀錄表）而來。

在評估標準紀錄表中，為靜態因子、動態因子的分數總和，此部分雖然為專業的評估，基於機關功能權限的分配考量，法院原則上應尊重觀察、勒戒處所的評估，但仔細觀察評估標準紀錄表與評分說明手冊（詳附件二），多為「形式上」、「機械性」的評估，例如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每筆5分，上限為10分，但並未區分受觀察勒戒人於何時所犯的毒品犯罪，亦未詳細記載受觀察勒戒人所犯是否為觸犯施用毒品、持有毒品、販賣毒品等罪，其他犯罪相關紀錄，每筆

2分，上限為10分，亦無相關犯罪之時間、性質、是否與施用毒品有關等區別要求，比較具有各別化的項目，僅有「臨床綜合評估」（上限為7分），但此一項目下，欠缺任何評估基礎與說明，法院僅能夠就「分數有沒有加錯」之形式內容進行判定，本院可以體認執行機關在事前預先設定制式、固定的評估標準，有助於預防流弊，但強制戒治畢竟涉及人身自由的剝奪，時間至少6個月，最長可達1年，如此重大的處分，不應採取如此機械化的評估，就目前實務運作而言，法院並無太大介入審查的空間（可見附件三本案3名受觀察勒戒人的相關評估紀錄）。

另就法律效果而言，立法者劃定執行強制戒治的期間下限為「6個月」，此一期間是否合理，涉及毒品戒治的專業判斷，立法者應該有廣泛的形成空間，但如果加計先前的觀察、勒戒期間，符合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的施用毒品者，受人身自由拘束的時間為：「8月以上、1年2月以下」，且無任何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的機會，反而可能會比施用毒品的行為人，經判處罪刑的宣告刑還重。因此，立法者雖然將部分施用毒品的行為人去刑罰化，但在具體運作上，可能導致去刑罰化的受觀察勒戒人，在人身自由的限制時間上，反而長於執行刑罰的受刑人。

再就程序要件加以檢驗，系爭規定一僅規定「法官保留」，但並未讓受觀察勒戒人有表示意見、委任辯護人表示意見的機會，且依據法務部110年3月26日法矯字第11006001760號函所示（詳附件二），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與

評分說明手冊，為「應秘密事項」，嚴禁外流於受觀察勒戒人或非辦理該項業務之人，在實務運作上，即便本院開庭讓受觀察勒戒人有表示意見的機會，也無法讓受觀察勒戒人知悉執行機關如何評估、評估標準、內容為何，實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有所違背。

## （二）本院 110 年度聲字第 1217 號聲明異議案

聲請人審理本院 110 年度聲字第 1217 號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聲明異議案件，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認為檢察官執行強制戒治不當，因而向本院提出聲明異議【下稱強制戒治異議案】。

本案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除質疑已經確定的強制戒治裁定合法性外（理由為評估標準參考受觀察勒戒人前科因素的比重過高，且因實務運作上，根本未讓受戒治處分人有閱卷的機會，受戒治處分人無從知悉評判標準），另認為其尚有有期徒刑 10 年的刑期尚待執行<sup>1</sup>，且強制戒治處分之執行與刑罰無異，其另案受長期有期徒刑之執行，已經可以達到戒毒的效果，實無必要再執行本案強制戒治處分。

歸納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聲明異議的理由，她主要的質疑在於：強制戒治之制度本身固然合憲，但系爭規定二並未有任何例外的規定，應屬違反比例原則，且在實務運作上，戒治處分的執行實與刑罰無異。

---

<sup>1</sup> 經本院查詢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之前科資料，其尚有殘刑 1 年 7 月 18 日需執行，且另案亦遭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8 年 10 月（尚未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7 月（業已確定）。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99 號解釋、第 812 號解釋，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其規範與執行，應符合憲法明顯區隔原則，接續大法官在上開解釋所闡釋的意旨，我們可以再把焦點放在強制戒治的保安處分上，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31 條規定，戒治處分之執行，除該條例有規定外，準用監獄行刑法第 4 章至第 11 章、第 13 章、第 14 章之規定，可見立法者將強制戒治處分的執行視同刑罰，已屬違反憲法明顯區隔原則。

**肆、聲請判決之理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 **一、人身自由限制的審查標準與審查原則**

強制戒治處分雖非刑罰，但受戒治人應收容於戒治處所，內容為剝奪人身自由，在性質上，帶有濃厚自由刑的色彩，已對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造成重大限制，是否違反比例原則，應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可以參考司法院釋字第 799 號解釋、釋字第 812 號解釋）。

戒治處分並非刑罰，為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sup>2</sup>，其制度之具體形成，包括規範設計及其實際執行，整體觀察，需與刑罰有明顯區隔（可以參考司法院釋字第 799 號解釋、釋字第 812 號解釋）。

**二、系爭規定一：欠缺鑑定之要求，並無各別化的評估報告、處遇計畫，且未讓受處分人有到庭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

---

<sup>2</sup> 這裡可以參考民國 87 年 5 月 20 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之立法理由。

見之機會，應屬違憲而失效

是否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且屬犯罪行為的預測（是否會再犯施用毒品罪），應該經過一定程序的觀察、評估與鑑定，才能做出妥適的結論，且強制戒治處分對於受處分人的人身自由造成嚴重的影響，自應讓其有充分表示意見之機會、聲請調查證據、受辯護人援助等程序基本權（可以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第 396 號、第 488 號、第 491 號、第 636 號、第 710 號、第 799 號解釋）。

在現行實務，執行機關為了避免流弊，事前以制式化的評估方法，作為認定受觀察勒戒人是否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的依據，不論形式或實質，與刑事訴訟程序鑑定程序差異甚大，在評估標準紀錄表中，為靜態因子、動態因子的分數總和，形式上雖為專業評估，但仔細觀察評估標準紀錄表與評分說明手冊（詳附件二），多為「形式上」、「機械性」的評估，比較具有各別化、專業化、涉及專業鑑定的項目，僅有「臨床綜合評估 CGI」（上限僅為 7 分），但此一項目下，欠缺任何評估基礎與說明，法院僅能夠就「分數有沒有加錯」等形式內容進行判定，且負責審查的醫師、社工師均「匿名」，僅有代號，司法幾乎完全沒有介入審查的空間，雖然強制戒治並非刑罰，但實質上已屬拘束人身自由，自應受「證據裁判原則」的拘束，如此才能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可以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就此而言，現行「是否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的認定程序與方式，已經背離證據



裁判原則的基本要求<sup>3</sup>。

其次，基於憲法比例原則的要求，即便行為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但在立法制度、執行機關在聲請法院裁定前，也應該充分向法院釋明，受觀察勒戒人，如何透過強制戒治的治療，可以有效避免再度施用毒品（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據此，一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就給予強制戒治的立法模式，過於簡單，個案是否有實施強制戒治之必要、有無其他替代手段（例如：保護管束），在所不問，並不符合比例原則的基本要求。因此，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15 條雖然規定戒治所應依據受戒治人之需要，擬訂其個別階段處遇計畫，但此種個別處遇計畫，應該要在聲請強制戒治時，就提出給法院審查，且讓受觀察勒戒人有充分表示意見的機會。據此，系爭規定一在實體要件上，漏未規範「經鑑定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且有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應屬違憲。

在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上，系爭規定一並沒有任何讓受觀察勒戒人有陳述意見、聲請調查證據、接受辯護人援助的權利，明顯違憲，且依據附件二法務部之函文，上開評估標準紀錄表與評分說明手冊，為「應秘密事項」，嚴禁外流於受觀察勒戒人或非辦理該項業務之人，在實務運作上，即便本院開庭讓受觀察勒戒人有表示意見的機會，也無法讓受觀察勒戒人知悉執行機關如何評估、何人評估（社工師、醫師

---

<sup>3</sup> 刑事鑑定程序涉及取證與後續判讀等面向問題，在進行是否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的鑑定時，不可免會涉及隱私權（例如：前科、家庭生活環境、職業等之調查）、要求被告配合鑑定（一般行動自由）等基本權問題，後續判讀，則為鑑定人應到庭接受詰問之證據調查程序與傳聞法則問題，關於刑事鑑定涉及的相關問題，可參閱：黃朝義，刑事訴訟法，第 6 版，2021 年 8 月，第 310 頁至第 311 頁。

均匿名)、評估標準、內容為何，我們很難想像，連最基本的證據資料，都不能讓受觀察勒戒人有閱覽、表示意見的機會，卻又執此作為拘束受觀察勒戒人人身自由的唯一證據，實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證據裁判原則有所違背。

本院認為，上開問題的關鍵在於，立法者、執行機關並未重視受觀察勒戒人的各別化評估報告、處遇計畫，仍將強制戒治視為刑罰的延伸，而忽略強制戒治為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制度目的、設計，應該在於如何透過有效的治療，避免再犯，現行制度運作下，從不夠周延的評估的開始（連鑑定都談不上），也不問強制戒治預計的成效為何，更不讓受觀察勒戒人有知悉評估標準、陳述意見的機會，一律施加強制戒治，已屬違反比例原則。

三、系爭規定一、系爭規定二關於最短戒治期間為「6 個月以上」，且無任何例外之規定，應屬違憲而失效。

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 條之立法理由可以得知<sup>4</sup>，立法者針對施用毒品的行為人，在符合「初犯」、「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 3 年後再犯」之要件下，採取保安處分的措施，用以替代刑罰（即除刑不除罪），不論行為人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整體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的期間為：「8 個月以上 1 年 2 月以下」。

---

<sup>4</sup> 87 年 5 月 20 日之立法理由：「三、本條之設，即為「除刑不除罪」原則之衍生，乃根據第十條之法定刑所實施之「保安處分」，以「勒戒」、「戒治」代替原有「刑罰」之矯治措施。故原條文第九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規定，均無保留之必要，同時原第七項之再犯加重，三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之規定，因與戒毒實務不符，且與以重刑加諸施用毒品者容非良法之觀念有所差距，爰亦併予修正。」

然而，施用第一級毒品罪的法定刑為「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的法定刑為：「3 年以下有期徒刑」，具個案適用上，可能會導致刑罰的宣告與執行，短於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的整體時間（尤其是針對施用第二級毒品的行為人，目前實務量處有期徒刑 7 月以上，尚非多數），立法者並未考量兩者之間的衡平差異，造成適用結論上的歧異，尤其施用毒品為自傷行為，並非如同性犯罪者、智能精障者經鑑定後，可能會對社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危害性，自不能相提並論。據此，系爭規定一、二所定之最短戒治期間，並未顧及施用毒品罪的法定刑、基於罪責原則而為之各別宣告刑，違反平等原則而違憲。

依據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之規定，戒治處分應先於徒刑執行之，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戒治處分執行條例，原則上並未有例外可以停止戒治處分執行的規定（除依據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25 條，經評估後，認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者，戒治所得檢具事證，報請停止戒治），可能會導致受觀察勒戒人已經遭宣告長期有期徒刑確定，卻仍然要先執行強制戒治的困境。

由於刑罰具有特別預防的功能，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3 章所規範的相關處遇，在刑之執行時，亦得為之，同樣可以達到預防行為人再次施用毒品的效果，上開規定不問個案情節、有無繼續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一律在刑前施以至少 6 個月的強制戒治，顯非屬最小侵害手段，違反比例原則。

四、戒治處分之執行，違反憲法明顯區隔原則，應屬違憲而

失效。

戒治處分的目的，主要在於心理治療的方式，達到戒除毒癮的目的，87年5月20日修正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立法理由，已經明確表達立法欲透過勒戒、戒治之保安處分，代替原有刑罰的矯正措施。因此，強制戒治制度之具體形成，包括規範強制戒治之制度與其實際執行，無論涉及者為強制戒治之處所（包含空間規劃及設施），施以強制戒治之程序、管理及專業人員之配置、參與等，整體觀察，須與刑罰之執行有明顯區隔，始為憲法所許（參考釋字第812號解釋）。

然而，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31條卻規定，戒治處分之執行，除該條例有規定外，均準用監獄行刑法第4章（戒護）、第5章（作業）、第6章（教化及文康）、第7章（給養）、第8章（衛生及醫療）、第9章（接見及通信）、第10章（保管）、第11章（獎懲及賠償）、第13章（假釋）、第14章（釋放與保護）等規定，此與刑罰之執行，並無根本不同，並不符合憲法明顯區隔原則的要求，甚且，戒治處分條例關於送入必須物品與飲食（戒治處分條例第21條）、接見通信（戒治處分條例第22條），均較監獄行刑法嚴格，受戒治處分人的待遇，可能不如受刑人。

#### 五、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

在【聲請強制戒治案】中，本院必須依據系爭規定一加以裁判，而系爭規定一並無任何相對應的程序保障，已屬違

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且是否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涉及專業判斷，現行實務並無單獨、各別化的鑑定程序，且亦不讓受觀察勒戒人有知悉該項證據資料、質疑的機會，對於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而言，違反證據裁判原則，自屬本案的先決問題。

在【強制戒治異議案】中，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認為其已受另案有期徒刑 10 年確定，後續刑罰的執行，已經可以讓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戒除毒癮，而系爭規定一、系爭規定二規定最短戒治期間為「6 個月以上」，並未考量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是否有其他例外得不予執行的規定，此一立法疏漏，導致本院只能依法駁回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的聲明異議，自屬本案的先決問題。

在【強制戒治異議案】、【聲請強制戒治案】中，本院在裁定是否准許受觀察勒戒人 甲、乙 的強制戒治、受戒治處分人謝佩儒的聲明異議是否有理由時，必須考量現行強制戒治制度，是否符合憲法明顯區隔原則的要求，就此而言，亦屬本案的先決問題。

#### 伍、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裁定停止審判之裁定 3 份。

附件二：法務部 110 年 3 月 26 日法矯字第 11006001760 號函及所檢附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說明手冊」1 份。

附件三：本案受觀察勒戒人謝佩儒、甲、乙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明書」、「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共3份。

此 致

憲法法庭

聲請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法官陳德弛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月 1 9 日